

商城
拾零

走进西河

张绍金

一

许是因为河水太热衷、太执着于蓝天的清亮,两岸的峭壁以及峭壁上的绿意才鸟声阵阵。

许是因为河水太知晓太在意石头的依恋,水中不胖不瘦的鱼群以及鱼群的心事才逆水穿行。

在西河,水与石不离不弃,岩与树生死相依。泉恋山青,谷枕林涛;鸟邀霞飞,花呼涧唤。年轮的斧时时开凿岩石,把西河水雕琢成万千状态:有的从高岩上咆哮奔突,敢作敢当又敢爱敢恨;有的挤岩钻堰,湍流低回又欲语还休;有的击浪赶滩,谷弹云唱又飘逸洒脱;有的聚潭而眠,含而不露又虎卧龙藏;有的一线飞瀑,吻岩叩壁又情意绵长;有的撩枝拽藤,不屈不挠又激情飞扬。

谷深峡长,崖陡水断,你始终澎湃着一种思想,你始终激昂着一种情感,你始终保持一种斗志。

我的西河水哟,去击掌问天,去侧掠拱岩,走大步流星,走得抑扬顿挫,如龙飞舞,如虎啸川,跌撞为瀑,奔流为歌,霎时,我体内洋溢着你出入山谷的张力。

西河水,你是待嫁的村姑;
西河水,你是出征的壮汉。

二

携西河水的心情,走进西河,走入蓝天白云,走入森林谷地,那么的一往情深。

我便是西河水长出来的骨头,是西河水握紧的拳头,是西河水怦然心跳的灵魂。

我要成为西河魅力四射的石头。

看,散缀西河的石头们,或鱼沉雁落,或瘦骨嶙峋,或体硕面憨,或浮沉有致。有的在水中灵动鲜活,拣之赏心悦目,不多时竟花容顿失,是离开了水的滋润;有的在队列里鹤立鸡群,捡之爱不释手,再细品时却又稀松平常,

是脱离了群体的映衬。

西河的石头,会说话的石头,絮叨着两岸青山曾经的故事;西河的石头,灿然花开的石头,揣着开怀心事抖落朝霞满天;西河的石头,风情万种的石头,歌喉里风起云涌又风轻云淡;西河的石头,行走的石头,跋涉的雄姿鼓动山在滴翠、水在流淌。

在滩头、在水边,遍寻奇异之石。水中之石,手中之石,心中之石,发现美的那一瞬间,享受是有限的。

三

几只花蝴蝶,放肆地在激流冲浪中寻趣找乐,刻意搔首弄姿在湿湿的石尖上,在窄窄的岸壁旁,在青春的丛灌里。

枝叶间繁荣着鸟鸣,花香里含隐着石语。那倒立的青藤是峭岩怀抱的琵琶,琴音流水般泻出自然的天籁。此刻,我站立于河水中高耸的秃石,手攀对岸探过身来的绿枝,又偶然间瞅

见对岸灌丛中悄然怒放一株黄中含雪的野月桂!我便于不知不觉中忘记了身外尘世间的一切,我便于不知不觉中融入了西河。

众多的滩石异彩纷呈,与我心中之石在碰撞,在裂变。形似神似,像而非像,寻而未果,忘之又至。寻找,寻找,寻找中生发出一种美轮美奂的感觉,寻找中达到一种超脱的境界。

弃去专为游人修砌的河边石阶便道,我选择挨近河边大大小小的石头上行走,一会儿攀爬,一会儿蹦跳,一会儿扶藤拽枝,一会儿绕石仄身,一会儿踏石踏泥,快活地尝试各种行走的姿势,快活地走着我自以为是路的路径,体验人生的乐趣何不在此?不在乎行走中险象环生,不在乎鞋破脚湿,不在乎荆棘割脸,不在乎藤刺扎手,我知道,走惯了这样的路,今后任何的路途才会走得更轻松,才会走得更顺畅。

诗 歌天地

家园

吴孔梅

袅袅炊烟缠绕在山腰上
落日余晖映红了母亲脸庞
红薯地里
掐着红薯叶
为了明天忙碌
母亲是一个老故事
拽着我的心
椭圆月升上了天

摇曳的煤油灯
照亮了土坯小窗
我坐在灶台前
看着灶膛
儿时期待
灰堆里的烤红薯
那是我儿时的盼望

淡淡的青菜香
唤醒了饥肠
等不及去品尝还未烧熟的红薯
面疙瘩菜汤上汤
父亲和爷爷坐在八仙桌旁
爷爷端起了一大碗菜汤
母亲半靠在父亲身上
一家人团聚的情景
依然在眼前回放
心灵的家啊
原来一直留在儿时的时光里

亲 情流动

母爱如水

卜晓峰

我的母亲出生在豫南一个美丽的小山村,她性格温和、勤劳简朴、恤老育幼、热情待人。她在一个富裕的家庭长大,因为是家里的第一个女孩,所以很受姥爷、姥姥的宠爱,直到她的弟弟出生之后,受宠的对象才逐渐转移。

母亲一生辛苦奔波,劳累劳作,她把自己全部的爱投入我们姐弟六个和父亲身上。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她付出了全部,自己却什么也不舍得,自己的衣服穿旧了也不舍得买。姐姐多,常常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接着穿,然后继续穿直到不能再穿。有时我就想,为什么做母亲的就这么不容易呢,为什么把更多的爱给予别人呢,她也可以为自己呀。或许这就是母性的伟大吧!不记得是什么人说的,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,都有一位伟大的母亲。是否有人统计过其确切的数字不得而知,但所有成功者的背后都有一个爱孩子的母亲。

印象中全家最早起床的总是母亲,无论多么忙碌,她总不会忘记起早清扫大院子,照顾牲畜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,母亲总是一副忙

忙碌碌、风风火火的样子。赶上农忙的季节,母亲早早起床做饭,随便扒几口就撂下碗筷,饭还在喉咙口,就急急忙忙拿起锄头出门去上工。中午从来没有休息过,不是忙这就是忙那,晚上下工回来丢下了锄头又拿起了扁担,挑起水桶到菜园去浇菜,不忙到天黑不会回屋。

那时的母亲中等身材,圆圆的脸庞被太阳晒得黑里透红。大集体的时候,靠挣工分吃饭。由于父亲常年在学校教书,我们兄妹都还小,家里只有母亲和大一点的姐姐两个人挣工分,因此每到秋收分粮的时候,母亲为了多分一点粮食好养活我们兄妹,总是要和生产队干部吵闹几次,哭好几场,用母亲的话来说是“稻一场,麦一场。才能得到生产队干部的同情,多分一点粮食”。那时的母亲很可怜,为了子女们能吃饱肚子,不惜把自己的自尊放低,真是低到尘埃里去。

由于家里孩子多,几个姐姐都在上学。三姐考初中那年,初中搬到街上了,离家远了,加上家里正缺劳动力,三姐读完小学就辍学了,留下很大的遗憾,其实三姐是很聪明的。后来实行了责任制,分田到户。家里的责任田在搞农业植物保护连续两年取得了大丰收。由于父亲有工作,家里缺少男劳动力,耕田打耙处处求人,印象中叔伯家哥、邻居、亲戚朋友在农忙时候都是我家常客,姐姐学校放假的时候也为家里搭把手。那时的母亲干起活来有劲儿,忙完责任田,就忙菜园,还上街卖菜,农闲时

节,就忙着照顾老人、小孩,一家人的日子在母亲的辛勤打理下,过得红红火火。

后来搬家进乡里后,离开了土地的母亲清闲起来反而不习惯。虽然还要照顾两个孩子读书和父亲的起居,负担依然很重,但比以前在乡下的时候,体力上轻松些。母亲开始闲不住了,在小学旁边的田里种菜,后来又捡邻近农场人不要的菜地来种,小菜园里生机盎然。母亲天天乐此不疲,打理秧苗、除草、浇水。母亲对小院的极大热情,让小院的蔬果一片生机勃勃。细枝上的四季豆个大饱满,一串串如爆竹一般,甚是好看;水黄瓜个个修长嫩绿,无需摘下,只远远站着就能闻到淡淡的清香;辣椒点缀在一片青色里,显得格外诱人;各种绿叶蔬菜应有尽有,上海青、小油菜、汤菜、香菜、菠菜,琳琅满目,吃不完母亲就送给邻居分享。

母亲辛辛苦苦把我们拉扯大,经历了多少艰苦的岁月,母亲的白发增多了,我们也渐渐懂事了,成家了立业了生子了。但是在2008年一个周六的清晨,母亲因为心脏病突发,永远离开了我们,成为我们终生的遗憾。

母亲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,勤劳、善良、吃苦、奉献。常言说得好:“水有源,树有根,父母的养育之恩比山高,比海深。”母亲对我一生的影响是深远的,她的恩情也是我终生报答不完的。我深深地怀念我的母亲,也希望自己能像母亲一样的大爱和情怀。

